

隔膜： 澄清王潤華所說的騙局

● 吳中杰

王潤華先生在《二十一世紀》上發表〈重新認識魯迅〉一文，對大陸以前的魯迅研究多所批評，其中有些意見，頗有啟發性，而有些指責，則想當然耳，與事實並不相符。

比如，第四節「諱言〈長明燈〉」初刊《民國日報》中說：

根據1979年復旦大學、上海師大、上海師院《魯迅年譜》編寫組的《魯迅年譜》，〈長明燈〉甚至被推到可能未發表的騙局裏，它說：「是否發表待查。」這本《魯迅年譜》在「例言」中強調為了學習和表現魯迅的作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而編寫的。而《民國日報》是國民黨在北京辦的報紙，自然不願魯迅這個毛澤東製造的神話中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與國民黨拉上關係。

這就是想當然的推論。我是這本《魯迅年譜》的編寫者和定稿人之一，對於內中情況較為清楚，不妨略說一二，供王先生參考。

這本《魯迅年譜》，並非官方為了宣傳革命家魯迅而組織編寫的，卻是一些被註入另冊的大學教師所為。記得那是1972年的8月間，我在被關押、批鬥和下放幹校勞動改造兩年半之後，剛回到復旦大學中文系，被安排

在資料室工作，我不願意抄寫各種大批判資料，就提出要編一部《魯迅年譜》，想藉此讀點書並做些有益的工作。因為當時我是重要的政治犯，對我的工作安排，系、校都不敢作主，乃上報上海市革會，得到朱永嘉的批覆云：可以編寫《魯迅年譜》，但不能讓吳中杰一個人編，要由復旦、師大共同組織班子編。這樣，就成立了兩校的《魯迅年譜》編寫組。到1979年出版時，上海師大恢復為師大、師院兩校，所以封面上就署為復旦大學、上海師大、上海師院《魯迅年譜》編寫組編，此乃後話。第一次開會時，我一覽組內成員，大都受過批判的，上級對這個編寫組的態度就可想而知了，與御用魯迅研究班子石一歌的待遇有天壤之別。別的且不說，單是找資料，我們就極其困難。復旦年譜組只能在復旦圖書館看些資料，而且還不能全看。《民國日報》之類，當然無緣得見，但我們又不願憑空推論，僅據《魯迅日記》3月1日所載：「下午往民國日報館交寄邵元沖信並文稿」，即行斷定〈長明燈〉發表於《民國日報》，似乎也證據不足。為慎重起見，只好採取存疑的態度，所以說「待查」，卻不料二十年後竟被指定為「騙局」，這是我們萬萬沒有料到的。《魯迅年譜》

編寫於「文化革命」期間，文革結束後略加修改即行出版，在思想觀點上受時代的影響是在所難免的。但在資料上，我們力求信實，並不想為迎合某種需要而進行編造，更不想設置甚麼騙局來讓人上當。王潤華先生生活在新加坡，不能了解國內學者搜集資料的困難，特別是在「文革」期間，他大概是設想我們一開始就掌握了全部資料，所以不寫出〈長明燈〉發表於《民國日報》就是有意製造的騙局。但我想，無論在甚麼國家裏，甚麼時代，學者對研究資料的掌握也只能是逐步積累的，而不可能一次完成。至於說《民國日報》是國民黨的報紙，所以大陸上的學者要故意隱去魯迅在該報上發表過文章之事，那也是王先生的臆測。毛澤東是將1927年「清黨」之前的國民黨和「清黨」之後的國民黨分得很清楚的，他本人在1926-1927年大革命時期還當過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和宣傳部副部長，學者們又何須隱瞞魯迅於1925年在國民黨報紙上發表文章之事呢？

王潤華先生推斷的錯誤，大抵是由於隔膜。他太不了解中國大陸上的情況了。這使我想起魯迅本人的話：「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

此外如王先生批評魯迅故居不陳列朱安的臥室，不介紹朱安其人，是「只能容納魯迅革命形象」，似也有些穿鑿。我曾多次參觀過紹興和北京魯迅故居，接待者倒是都介紹魯迅與朱安的婚事的，大概礙於許廣平的關係，並未在陳列上表現出來。雖然這也是封建意識作祟，但似乎並非為了塑造革命形象之故。至於在研究著作

和回憶文章中，提及此事的就更多了，有些也提及魯迅應科舉試之事，可見並非「不准洩露」。王先生大概是上了那些以開創者自居的人的當。至於這些事該如何談，要以多少篇幅來談，那要看各人的見解及研究角度，是不必強求一律的。

我贊成多從文化思想及文學本身的角度去研究魯迅，但也不反對從政治思想的角度去研究魯迅。既然現代作家與政治發生了較密切的關係，自然這也是需要研究的一個方面。當然，無論從哪個角度研究，都應實事求是，不能歪曲材料。即使從新的角度、用新的觀點去研究，如果把材料都改造得符合自己的假設，那麼，從方法論上又走到老路上去了，與自己所批判的對象殊途而同歸。

魯迅在中國，既曾被神化，亦曾被醜化：既被人用來打人，亦有人因他而被打。他處於一個很微妙的地位，反映了中國政治的複雜性。記得「四人幫」被打倒不久，一位剛復職的高級文化官員說，你們只要看看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打倒者的名單，就知道緊跟魯迅的是些甚麼貨色了！真是一語點破玄機。的確，魯迅的學生們：胡風、馮雪峰、蕭軍、黃源……哪一個能逃脫政治厄運，這難道是偶然的嗎？中國的情況是複雜的，魯迅研究者的頭腦如不複雜一點，就不清內中的奧秘，而只能人云亦云地跟着時論走，豈不哀哉！

吳中杰 1936年生，1957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現為復旦大學教授兼汕頭大學客座教授，有《論魯迅的小說創作》、《魯迅傳略》等多種著述出版。